



李碧华

饺子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李碧华
作品

饺子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饺子/李碧华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133-1175-5

I. ①饺…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7006号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13-1834

本书经香港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中国大陆中文简体字版本, 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复制、转载。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饺子

李碧华 著

责任编辑 汪欣 林妮娜 侯晓琼

特邀编辑 陈莹

责任印制 付丽江

装帧设计 韩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6.5

字数 80千字

版次 2013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1175-5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潮州巷 · 吃卤水鹅的女人 1

钥匙 · 吃燕窝糕的女人 37

寻找蛋挞 · 吃蛋挞的女人 57

猫柳春眠水子地藏 · 吃眼睛的女人 73

饺子 · 吃婴儿的女人 117



潮州巷

吃卤水鹅的女人

meow

电视台的美食节目要来访问，揭开我家那一大桶四十七岁的卤汁之谜。

我家的卤水鹅，十分有名。人人都说我们拥有全港最鲜美但高龄的陈卤。

那是一大桶半人高，浸淫过数十万只鹅，乌黑泛亮香浓无比的卤汁。面层铺着一块薄薄的油布似的，保护那四十七年的岁月。它天天不断吸收鹅肉精髓，循环再生，天天比昨日更鲜更浓更香，煮了又煮，卤了又卤，熬了又熬，从未更换改变。这是一大桶“心血”。

卤汁是祖父传给我爸，然后现在归我妈所有。

美食节目主持人在正式拍摄前先来对讲稿，同我妈妈彩排一下。

“陈柳卿女士，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

“不。”妈妈说，“还是称我谢太吧。”

“但你不是说已与先生分开，才独力当家的？”主持人道，“其实我们也重点介绍你是地道美食‘潮州巷’中的惟一女当家呀。”

“还是称谢太吧。”她说，“我们还没正式离婚。”

“哦无所谓。”主持人很圆滑，“卤汁之谜同婚姻问题没什么关连，我们可以集中在秘方上。”

“‘秘方’倒谈不上，不过每家店号一定有他们特色，说破了砸饭碗啦。”她笑，“能说的都说了，客人觉得好吃，我们最开心。”

我们用的全是家乡材料，有肉桂皮、川椒、八角、小茴香、丁香、豆蔻、沙姜、老酱油、鱼露、冰糖、蒜头、五花腩肉汁、调味料……再加大量高粱酒，薪火不绝。每次卤鹅，鹅吸收了卤汁之余，又不断渗出自身的精华来交换，或许付出更多，成全了陈卤。

妈妈透露：

“卤水材料一定要重，还要舍得。三天就捞起扔掉，更新一次——材料倒是不可以久留。”

是的，永恒的，只是液体。越陈旧越珍贵。再多的钱也买不到。

妈妈接受访问时，其实我们已离开了潮州巷。因为九七年五月底，土地发展局正式收回该小巷重建。

从此，美食天堂小巷风情：乱窜的火舌、霸道的香味、粗俗的吃相、痛快的享受，都因清拆，化作一堆泥尘——就像从没存在过一样。

我们后来在上环找到理想地点，开了一间地铺，继续做卤水鹅的生意。

这盘生意，由妈妈一手一脚支撑大局，自我七岁那年起……

七岁那年发生什么大事呢？

——我爸爸离家，一去不回。

他遗弃了我们母女，也舍一大桶卤汁不顾。整条潮州巷都知道他在大陆包二奶。保守的街坊同业，虽同行如敌国，但同情我们居多。

他走后，妈妈很沉默，只闭门大睡了三天，谁都不见不理，然后爬起床，不再伤心，不流一滴泪，咬牙出来主理业务——虽只是大牌档小店子，但千头万绪，自己得拿主意。

而爸爸也好狠心，从此音讯不通。

我是很崇拜爸爸的——如同我妈妈一般崇拜他。

在我印象中（七岁已很懂事的了），爸爸虽是粗人，不算高大，但身材健硕，长得英挺，他胸前还纹了黑鹰。

他不是我同学的爸爸那样，拿公事包上班一族。他的工作时间不定，即是说，廿四小时都忙。

我们的卤水鹅人人吃过都赞不绝口。每逢过年过节，非得

预订。平日挤在巷子的客人，坐满店内外，桌子椅子乱碰，人一身油烟热汗，做到午夜也不能收炉。

最初，爸爸每天清晨到街市挑拣两个月大七八斤重的肥鹅，大概四十至五十只……后来，他间中会上大陆入货，说是更相宜，鹅也肥实嫩滑些……

他上去次数多了。据说他在汕头那边，另外有了女人——别人说他“包二奶”，凭良心说，我爸爸那么有男人味，女人都自动投诚。附近好些街坊妇女就特别爱看他操刀斩鹅。还嗔他：

“阿养，多给我一袋卤汁。”

“好！”他笑，“长卖长有！”

爸爸的名字不好听，是典型的泥土气息。他唤“谢养”，取“天生天养”。但也真是天意，他无病痛，胸膛宽大。斩鹅时又快又准，连黑鹰纹身也油汪汪地展翅欲飞。

孔武有力的大男人生就一张孩儿笑脸。女人不免发挥母性。对于同性来向自己男人搭讪，我妈再不高兴，也没多话，反而我很讨厌那些丑八怪。老想捉一只蟑螂放进去吓唬她们。

妈妈其实也长得漂亮。她从前是大丸百货公司的售货员，追求的人很多。但她骄傲、执著、有主见。她知道自己要什么。

——她只是逃不过命运的安排才遇上我爸的。

当她还是一个少女，某次她去游泳，没到中途忽然抽筋，

几乎溺毙。同行的女同事气力不足，幸得杀出个强壮的男人把她托上岸去。不但救了她，还同她按摩小腿，近半小时。

他手势熟练，依循肌理，轻重有度。看不出粗莽的大男人可以如此节制，完全是长期处理肉类的心得。

“怎也想不到他是卖卤水鹅的。”妈妈回忆道，“大家都不相识，你竟非礼我老半天！”

他笑：

“我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不过是我手上一只鹅。”

她打了他十几下。也许有三十下。自己的手疼了，他也没反应。

她说：

“谁都不嫁。只爱谢养。”

外婆像天下间所有慈母一样，看得远，想得多。她不很赞成。只是没有办法。米已成炊。

大概是怀了我之后，便跟了他。

跟他，是她的主意。失去他，自力更生，也是她的主意——由此可见，我妈妈是个不平凡的女人。

如果她不是遇上命中克星，泥足深陷，无力自拔，她的故事当不止于此。

只是她吃过他的卤水鹅才一次，以后，一生，都得吃他的卤水鹅了。我也是。

爸爸是潮州人，大男人主义，他结交什么人，同谁来往，都不跟女人商议。但夫妻恩爱。后来，我知他练功夫，习神打——据说是一种请了神灵附身，便可护体，刀枪不入的武术……还有些什么？我却知道了。

我们住在店子附近的旧楼，三楼连天台。这种老房子是木楼梯的，灯很黯，但胜在地方大，楼底高。又方便下楼做生意。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

天台是爸爸的秘密。

因为他的练功房便是天台搭建的小房间。练功夫很吵，常吆喝，所以有隔音设备，每当他举重，或做大动作，便出来天台；如果习神打，便关上门拜神念咒——他的层次有多高，有多神，我们女人一点也不清楚。

只知他为了保持功力，甚至增强，每十天半月，都“请师公上身”练刀。

有一次，我听见他骂妈妈，语气从未如此愤怒：

“我叫了你不要随便进去！”

“练功房好脏，又有汗臭味，我同你清洁洗地吧。”妈反驳。

“我自己会打理。女人不要胡来！”

他暴喝：

“你听着，没问准我不能乱动，尤其是师公神坛——万一你身子不干净，月经来时，就坏事了。”

又道：

“还毒过黑狗血！”

听来煞气多大，多诡秘。

而且，原来阳刚的爸爸，也有忌讳。

从此妈妈不再过问他的“嗜好”。

事实上她也忙不过来。

我们店子请了两个人。但妈妈也得亲力亲为，她也清洁、洗刷、搬桌椅、下厨、招呼……总之老板娘是打杂。什么都来，都摸熟门径，连巨大的鹅都斩得头头是道，肢解十分成功。到了最后，爸爸是少不了她的助力，这也是女人的“心计”吧。不知谁吃定谁了。

不过工人都在月底支薪水，他们付出劳力，换取工资，这是合情合理的。只有我妈：

“我有什么好处？——我的薪水只是一个男人。”

她又白他一眼：

“晚上还得伴睡。”

我妈以为她终生便是活在潮州巷，当上群鹅之首。

爸爸忽地有了一个女婴，没有“经验”，十分新鲜，把我当洋娃娃。或另一个小妈妈。

他用粗壮的手抱我，亲我，用胡子来刺我。洗澡时又爱搔

我痒，水溅得一屋都是——到我稍大，三岁时，妈妈不准他帮我洗澡。

他涎着脸：

“怕什么？女儿根本是我身体一部分。我只是‘自摸’。”

妈妈用洗澡水泼他。我加入战圈。

有时他喝了酒，有酒气，用一张臭嘴来烘我。长大后，我也能喝一点，不易醉，一定是儿时的熏陶。想不到三岁童稚的记忆那么深沉。

妈妈也会扯开他。

他当天发誓来讨好：

“别小器，吃女儿的醋——我谢养，不会对陈柳卿变心！”

“万一变心呢？”

“——万一变心，你最好自动走路！”

又是啪啪啪一顿乱打。妈妈的手总是在他的“那个部位”。

也许我最早记得男女之间的事，便是某一个晚上，天气闷热，我被枕上的汗潮醒。但还没完全醒过来。迷糊中……

爸爸和妈妈没有穿衣服，而薄被子半溜下床边。床也发汗了。

爸爸在她身上起伏耸动。像一个屠夫。妈妈极不情愿，闭目皱眉，低吟：

“好疼！怎么还要来——”

又求他：

“你轻点……好像是有了孩子！”

爸爸呼吸沉浊。狞笑：

“女人的事我怎么知道？哪按捺得住？刚才没看真，我——就当提早去探——”

还没说完，妈疼极惨然喊道：

“不好了不好了，你出来出来——”

发生什么事？

后来，我偶尔听见妈妈不知同谁讲电话，压低声线，状至憔悴。多半是外婆：

“血崩似的，保不住——”

又说：

“我拿他没办法——”

又说：

“以后还想生啊……”

又说：

“他倒掌掴了自己几下，但又怎样呢。没有同他说，不说了——”

有点发愁。很快，抖擞精神到店里去。

虽然有了我，我知道爸爸还是想要一个儿子。潮州人家重男轻女。不过他待我，算是“爱屋及乌”吧。

他俩都要做生意，便托邻居一个念六年级的姐姐周静仪每天顺便带我上学放学。回家后我会自动做好功课才到店子去。

我明白念书好。

如果我一直读上去，我跳出大油大酱洪炉猛火的巷子机会就大些了——即使我崇拜爸爸，可我不愿做另一个妈妈。尤其是见过外面知识和科技的世界。今天我回想自己的宏愿，没有后悔。

因为，爸爸亦非一个好丈夫。

每当妈妈念到他之狂妄、变心，把心思力气花在另一个女人身上时，她恼之入骨，必须饱餐一顿，狠狠地啃肉嚼骨吮髓，以消心头之恨。“吃”，才是最好的治疗。另一方面，她一意栽培我成材，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了。

我念书的成绩中上。

我是在没有爸爸，而妈妈又豁出去展本事把孩子带大的情况下，考上了大学，修工商管理系。

在大学时我住宿舍，毕业后在外头租住一个房间，方便上下班。渐渐，我已经不能适应旧楼的生涯——还有那长期丢空发出怪味的无声无息的天台练功房，我已有很多年没上过天台去。

爸爸没跑掉之前，我也不敢上去，后来，当然更没意思。

不过，我仍在每个星期六或日回家吃饭。有时同妈妈在家吃，有时在新开的店里。我们仍然享受美味的，令人齿颊留香的卤水鹅——吃一生也不会厌！

而客人也赞赏我们的产品。

以前在邻档的九叔，曾不得不竖起大拇指：

“阿养的老婆好本事，奇怪，做得比以前还好吃呢。味道一流。阿养竟然拣个大陆妹，是他不识宝！”

妈妈当时正手持一根大胶喉，用水冲洗油腻的桌椅和地面。她浅笑一下：

“九叔你不要笑我了。人跑了追不回。幸好他丢下一个摊子，否则我们母女不知要不要喝西北风。月明也没钱上大学啦！”

她又冷傲地说：

“他的东西我一直没动过，看他是否真的永远不回来！”

九叔他们也是夫妻档。九婶更站在女人一边了：

“这种男人不回来就算了。你生意做得好，千万不要白白给他，以免那狐狸精得益！”

“我也是这样想。”妈强调，“他不回来找我，我就不离婚，一天都是谢太——他若要离，一定要找我的。其实我也不希望他回来，日子一样地过。”

她的表态很矛盾——她究竟要不要再见谢养？不过，一切看来还是“被动”的。

问题不是她要不要他。而是他要不要她。

大家见妇道人家那么坚毅，基于同乡一点江湖义气，也很同情，没有什么人来欺负——间中打点一些茶钱，请人家饱餐